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东方红联合战斗队宣传组

最 高 指 示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的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摘录）

历史被颠倒了

《燎原》的历史背景是江西省萍乡安源煤矿1922年9月14日至18日为时五天的大罢工。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一次罢工，刘少奇是在罢工前几天到安源来加强工作的，罢工的原因与他毫无关系。“红色的安源”这块工人运动的圣地，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开辟的，它有着许多可歌可颂的历史，值得人们赞颂，可是长期以来，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不去宣传毛主席领导安源工人的斗争历史，却大肆宣扬所谓刘少奇。把“红色的安源”变成刘少奇的发祥地，大搞政治投机。替这个老反革命披上了神奇的外衣，散布了大量的神话：“安源的革命烈火是刘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火种点燃起来的”，“安源是刘主席领导革命的地方”。把刘少奇这个反革命吹捧成为

“英明的革命家”、“革命领袖”，“不戴乌纱帽的清官，比爷娘还亲”。“一身是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朽形象”。就连“刘代表身上有十二个国家保了险的十二块金牌，资本家不敢动他”。这样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也被宣扬成为一个“不避险阻，单身深入虎穴，临危不惧，一心为工人着想”的伟大人物。

这个二十年代的反革命，中国最大的工贼，工人贵族和彻底的修正主义者，被吹起来的假象。不仅有《燎原》中的雷焕觉，还有矿史《红色的安源》，话剧《劳工万岁》和《地下怒火》，地方戏《安源大罢工》，京剧《安源大罢工》，大合唱《安源大罢工》，小说《煤城春秋》，这是出笼了的。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出笼的。在一个时期内，那么多文艺形式，反映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事件，同一形象，同一个指导思想，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是。是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长期扛着所谓“白区中心”论的破旗，和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为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文艺领域内，大写、大拍、大演城市“合法斗争”的题材，他们的代表人物还造出了所谓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特点是“反资”的谬论。污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制造舆论准备。安源的历史是长期被歪曲；他们一谈安源就离不开一场“胜利的大罢工”，“硕果仅存”俱乐部，和“英雄的革命家”刘少奇。闭口不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按照他们的“白区工作标准，篡改安源的历史，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在文艺界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热衷于写“安源大罢工”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对《燎原》的剧本亲自批改，与上海的一小撮人决定《燎原》的拍摄。请看他们的黑指示：

(1) 当时的罢工斗争都失败了，只有安源这个地方是胜利的，是少奇同志亲自领导的，把它写好意义很大；(2)写党的领导形象，不要受历史的限制；写合法斗争，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争取各界的支持。看，从这几点指示中，那里看出一点《燎原》的味道呢？但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说什么：“燎原之势不够，谈判后面有武装斗争。”这句话就成他们的辩护词。他们说什么上集是写“罢工”，下集是写“武装斗争”。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从来就是搞那一套“造起贞节牌坊去招野汉”的手法。在下集《大泽龙蛇》中，他们是写了北伐

军来安源，写了安源工人跟毛主席上井冈山，但是把红色安源的精华给抹去了。即使如此，夏衍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不同意拍摄《大泽龙蛇》，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他们无法歪曲的，写“秋收起义”刘少奇这个“英明革命家”的肥皂泡便要破了，他们也根本不愿写武装斗争，“把刘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些光辉的斗争，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用以教育人民，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燎原》创作者们的最好自供。《大泽龙蛇》挽救不了《燎原》创作者们的败局。

刘少奇是颠倒历史的罪魁祸首

1922年9月上旬至1925年5月，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近三年。在三年中他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他是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忠实门徒，到了安源以后，很快就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一个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靠投机和颠倒黑白起家的。解放以后，他曾多次谈到安源，却丝毫不提毛主席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他曾对江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指示：你们找一些老工人，恢复俱乐部。安源的历史就是被他一手颠倒了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刘少奇给安源工会写的一封信，说“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情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我记得清清楚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

一九五四年是他批准了萍矿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关于修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提案。

一九五七年他接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说他当年如何领导罢工，闭口不谈毛主席领导，说当时李立三害怕了，他是一来到安源就决定罢工，是俱乐部全权代表，不怕敌人重兵包围，挺身而出。他怕牛吹得太厉害，就说当时是刚参加工作，年纪轻，不知道害怕。一讲两个多钟头。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写信给“湖南历史考查研究所筹备处”：“承你们寄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年纪念册上的三篇文章（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俱乐部的组织概况》，都是他自吹自擂的著作——注），我看过一遍，除删去其中不重要的几段和略去完全建

议性质的一部分外(这三篇文章,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典型的篡改历史代表作,他不作消毒,却因俱乐部给他的鉴定里没有一句表扬他的好话,和俱乐部章程中规定路矿技师、职员、工头、各界人士可以参加俱乐部,可以被选为俱乐部领导,怕因而暴露他反革命的本质,以不重要为由,给他删去了),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它们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照原样在你们的季刊上刊登。”

一九五八年。萍乡地方剧团写了一个《安源大罢工》,在南昌演出,给全国剧协张庚看中,大加赞赏,推荐给戏剧出版社出版,旧文化部还指定北京京剧四团改成京剧。因该剧舞台上只有工人代表蒋先云、刘炎昌,(刘少奇暗场处理只有几句唱词)这是合符历史的,只是因为没有突出他,但却被认为不合历史,叫他们去查矿史。

有关安源大罢工的过程、人物、指导思想,刘少奇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调子定下来了。

一九六四年五一节,他又召见了他在安源时的保镳,总代表之一,叛徒袁××去北京观礼以后,把吹捧刘少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说“不讲刘少奇就没有话好说。”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萍矿工人报仍发表文章说:“刘少奇同志担任了工人俱乐部主任,卓越地领导安源工人,粉碎了反动派的多次进攻,使安源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一面红旗”,“正是刘少奇同志用毛泽东思想和工人群众相结合,才斗倒了阴险毒辣的资本家,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吹捧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了。

刘少奇接见袁××时,也自吹自擂地说:“我们在领导罢工时,还没有什么损失,我离开那里以后,牺牲了一些好同志。”他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当时安源罢工取得了胜利,没有损失,主要地抓住了矿上的矛盾,矿上有两个矿长,一个姓李的是正矿长,一个姓舒是副矿长,李有权力,年纪大了要退休,舒想抓权力,当正矿长,他们有矛盾。有个工头王三麻子和舒矿长也有矛盾,地方仕绅,萍乡镇守使和矿长有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取得了罢工胜利,当时萍乡镇守使调去一个旅兵力,要镇压罢工,萍乡仕绅和舒矿长不同意,才坐下来谈判,达成了十三条协议。”

这就是刘少奇对他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最好招供,其特点是要革命人民不去触动阶级敌人的根本利益——政权,在敌人的允许下,委曲求全地“活

命”，而他却和敌人同流合污，把工人群众强置在资本主义、封建制度下面。历史上的刘少奇就是这样的叛徒和反革命。

(一)刘少奇一贯反对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

据老工人反映，他在安源三年，经常同工头、地主、资本家、军阀鬼混在一起，甚至和青红帮头子喝血酒，但却很少和工人在一起，有的工人根本没有见过他。有一次，他去一个姓张的工人家里，人家赶紧放鞭炮迎接他。他在安源工作三年，却没有下过一次矿井。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安源与当地工人代表研究了情况，作出：只有罢工，“作义无返顾的斗争”的决定。李立三害怕了，就派刘少奇来加强领导。但他这胆小鬼，看见俱乐部只有七百人，而全矿有一万余多人，他问工人有没有把握，一个人团结十个人，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罢工。然而在1957年，他却贪天之功，说他一来就决定罢工，根本不提毛主席的领导。

他在“略史”中自供：“火车房工人已无心工作，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矿局窿工和各处工人，也跃跃欲试，适至晚间，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仍未到，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这是一场“挺而走险”的大罢工。是什么使刘少奇这个老反革命这样害怕呢？是群众。他说：“深恐万余工友不能齐心，又恐不能维持秩序”，他要工人代表保证在罢工期间，工友的举动更加“文明”，所有工人必须各归住房，不准外出”，即使工人代表都保证了，他还心有余悸地说：“矿工工人分子甚为复杂，在一个小市镇内万余工人举行罢工，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罢工以后，工人从矿下冲上来，走到街上，大喊“罢工!”这一下子把他给吓坏了，赶紧叫监护队把工人一个个赶回“吃宿处”。刘少奇就是这样地把革命群众当作洪水猛兽，他怕工人的“过火”行动，会殃及他这个自称和资本家无冤与军阀无仇的调停人。

四十五年前，工人造资本家的反，刘少奇就如此惊慌失措，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造他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他能不恨之入骨，能不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白色恐怖吗？

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根深蒂固的。

(二)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谈判桌上。

刘少奇本身就不愿罢工，罢工未开始他就请商会会长出面调停。刘少奇越是要求，资本家越不谈判，反而看到他的弱点，派兵把他抓到戒严司令部，

说要把它就地正法。吓得他忙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事，我只是他们的代表。"在尖锐的阶级对抗面前推卸责任，充当调停人，行为可悲。这时几千工人包围戒严司令部，扬言如果他们伤害工人代表，就把萍矿打个片甲不留，让矿局无一个生离安源。然而，刘少奇却说："你们放心吧！他们不会害我的，大家耐心等着吧？一定会谈成。"他和工人的感情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工人抗议地高喊"刘代表，不要和他们谈了，把锅炉灭了，把水泵关了，我们不要这个矿了"。但刘少奇一再要工人等待资本家的"恩赐"，他一副奴才相地把十七条条件妥协为十三条。后来他自供说：俱乐部在现在的环境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稍加妥协。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的自白。

罢工结果：他就发出上工宣言，说什么"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在"略史"中又说："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的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之日，直以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政权仍在官僚资本家手里，工人得到的仅仅是一张破纸，他就心满意足了。就在瓦解工人的斗志，刘少奇在他的罢工宣言中，就明白地宣告，"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不发生任何关系。"这样的"罢工"，能伤害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的一根汗毛吗？纯粹是一种改良主义。但他却自吹为"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以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可耻之极。

与敌人同流合污，出卖工人阶级利益

毛主席说："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刘少奇在安源却反其道而行之，一九二三年五月，俱乐部发出一个周年宣言说："我们无产阶级真正的朋友，只是'全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实地帮助无产阶级。"它和毛主席："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唱反调。正是他这种关门主义，脱离当地的农民运动，因此，安源工人在马日事变以后受到地主、土豪挑动的四乡农民围攻，要赶走"两湖"工人，后来毛泽民、谢怀德同志带来农民赤卫军才解了围。

对地主豪绅、资本家，刘少奇却注意拉关系。在"上工宣言"中写道："我们得了萧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

满解决，我们深深地谢谢你们。”

马克思在近百年前就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当然是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的，……在工人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能够开始坚决进攻统治阶级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的地方，就需要无论如何训练工人阶级作到这点，训练的方法就是经常进行反对这个政治权力的鼓动、对各统治阶级的政策采取敌视态度。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它们手中的玩物……。”（《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一九五八年版142页）

但是，刘少奇不是去训练工人阶级对反动统治的仇视，而是千方百计地对工人进行“公德涵养”的训练，“消弭”工人对矿局的不满。首先，在罢工以后，就把技师、工头、职员都吸收入俱乐部，还给他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头、工人在俱乐部内搞“合作”，俱乐部变成“劳资纠纷裁判所”，工人运动停留在“合法”、“经济”的范围内，刘少奇和那个姓舒的矿长同流合污，互相利用，瓦解安源工人运动。他说萍乡关系到国民生死，国家兴亡，如果能维持到1960年，还清日债，仍不失为中国产业，而不致权落外人之手。他恨工人们索取欠饷，他恨工人反对压迫，骂工人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们瓦上霜”，“缺乏公德心”，自私心大重，“不考虑矿局的利益。”为了压制工人的反抗，让他能实现“实业救国”的美梦，在1923年6月和舒矿长签协定：有事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工人“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果工人每天不完成一定产量，由俱乐部负责。条件是矿局每月给俱乐部教育费一千元。为此刘少奇公然派干部下矿井去当监工，如果工人不完成一定产量，到时间也不让下班。要工人遵守矿局的制度，不要不服管教，刘少奇的工贼和叛徒的嘴脸不是很清楚吗？

英雄的安源工人和刘少奇作了坚决的斗争，不理他那一套，使他非常恼火，在大会上说工人用“罢工”手段对付俱乐部，骂工人不相信他这个从“最黑暗家庭里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一九二三年一月路局无理解雇工人。工人们要求俱乐部主持“公道”，工人们就天天“聚众”与路局吵闹，刘少奇就显出工贼的嘴脸，说工人是“恶劣分子”，把一百四十多人开除出俱乐部。

毛主席说：“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就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根据这个道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发生以后仍能“独树一帜”，“硕果

仅存”的秘密就不难了解。刘少奇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手里已成为劳资合作交易所，是欧文式的‘乌托帮’”。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离开安源后，俱乐部被封，因为毫无准备，许多革命同志壮烈牺牲，七千多工人被开除，就是刘少奇长期以来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消弭”工人斗志的结果，刘少奇犯下滔天大罪。但是这也是安源工人是光荣的，值得骄傲和自豪，他们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

奇怪的是，一个有足够材料被证明是工贼和彻底的反革命的人被吹捧为“革命家”，而许多壮烈牺牲的同志受到歧视，偶然在舞台上出现就被责为“不符合历史”。

奇怪的是：“硕果仅存”，明明是强加给安源工人的耻辱，却有人把它吹捧为“一面红旗”。

奇怪的是：反动影片《燎原》和同一样题材的其他文艺作品的作者们，历史“家”们，明明知道刘少奇许多言论是极其反动的，但却是被认为是“马列主义”水平低而替他乔装打扮成“马列主义”的样子，忠实地体现他的“白区工作指导思想”，颂扬他的“罢工”和“俱乐部”，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安源工人的骄傲抛得一干二净。

历史被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彻底给颠倒了。

光芒四射的“红色安源”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被颠倒了的历史，必然会在革命人民手中再颠倒过来。打倒统治他们的“庞然大物”，消除沾污历史的残渣余垢，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雄的安源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冲破了萍矿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他们纠合的保守势力的阻拦，起来造刘少奇的反了。长期以来，在只能说刘少奇好，不能说刘少奇坏的混帐规矩束缚下，敢怒不敢言的老工人现在也起来造反，向人们控诉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把我们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名字从安源历史中抹去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曾经被刘少奇这个大工贼沾污了的“安源”。又闪耀着灿烂的光

辉。恢复本来的面貌。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到安源，进行一周的考察。他长时间地下矿井，深入工作面和工人谈心，到低矮、污浊的工人食宿处访问。他告诉工人：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是命苦，是帝国主义、封建官僚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工人的出路是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劳农专政”。根据工人的强烈要求，毛主席在一九二二年一月，派了两个人到安源办工人夜校，以马列主义武装工人，改造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工人运动骨干。从此，安源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开始了新的里程。

毛主席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四月十六日，俱乐部成立了，当时俱乐部的宗旨是：“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它的目的很不明确，威信不高，工人参加很少，在几个月以后，也只有三百多人。这时全国工人运动正在高潮。汉阳铁厂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工人斗志极旺。毛主席对俱乐部的宗旨提议改为“保护工人的利益，解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成为俱乐部发展的转折点，每天有几十个人参加，很快地发展到七百多人。后来毛主席这个宗旨又被刘少奇以“太露”为借口取消了。以后俱乐部的宗旨仍是“联络感情，涵养德性……。”

九月初，矿局欠饷不发，又勾结萍乡县衙门，下令封闭俱乐部，工人们非常气愤。李立三束手无措。

九月八日，毛主席来到安源，找党员及俱乐部负责人开会研究情况：认为只有罢工才能最后解决俱乐部的存在问题，他要大家有勇有谋，组织群众作“义无返顾的坚决斗争”迫使敌人屈服。那天李立三可能长沙没有回来，后毛主席见他没有信心，才派刘少奇以教员身分，加强工作，可是刘少奇也是个胆小鬼，反对工人罢工，所以才会说大罢工是“骑虎难下”而“挺而走险”。

在罢工前一两天，毛主席又写信来，指示：要做好准备，建立革命秩序，采取“哀兵必胜”的方针，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历时五天的“安源大罢工”，就是安源工人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作了“义无返顾”的斗争而取得的。但却被刘少奇一笔抹杀，把功劳

算在自己帐上。

罢工结束后，不久(约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毛主席又来安源。召开群众大会，讲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和斗争的策略，在组织上改变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在工人中很少发展党员，依靠一些知识分子在各工会中当指导，因此在斗争困难时，无法了解群众的思想。在积极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团员，发展俱乐部部员。进行组织建设。

“二·七”惨案以后，毛主席对安源工会工作作出指示：应当采取稳重的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盘弯弓”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以便根据情况，随时决定采取罢工手段。组织和参加了当年在安源的庆祝“五一”节活动，召集党团员开会，要大家加强团结，准备斗争，说工人动产和不动产都没有，没有什么好顾虑。并且抽调一些工人党员到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开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结合。正因为毛主席在组织上、思想上，策略上作了这样的准备。在“二七”惨案以后湖南区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一直坚持到一九二三年十月以后。但是刘少奇这个胆小鬼，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在安源根本放弃作罢工的打算，与资本家、封建军阀彻底妥协，“委曲求全”，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

一九二五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封后，被开除的工人，很多人到了广州，参加了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许多同志后来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一九二六年，北阀军到了安源，安源工人恢复工人俱乐部，组织了工人自卫队，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马日事变后，萍乡党和安源工人，不顾当时白色恐怖坚持了武装斗争，打退了敌人历时四十八天的围攻，后与毛泽民、谢怀德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汇合了。安源便成了我党控制的地方，成为以后井冈山斗争的联络站、供应站，而开始安源工人运动更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九二七年，党在九江召开了“八七会议”，毛主席团结了其他的中央委员，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革命的危险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摆脱了错误领导的束缚，胜利地组织“秋收起义”，挽救了中国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改组了湖南省委使之完全脱离国民党。八月十八日，在安源的张家湾召开了改组后的第一次

湖南省委会，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秋收暴动”大纲。决定：重新集结农村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进行土地革命；以农会为中心团结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建立乡村政权，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根据可能的范围，夺取县城政权，联合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组织革命委员会；没收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派的财产，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反动政府实行抗租抗捐，进行经济封锁。省委作出决定后，毛主席不怕牺牲，组织军队，组织群众，迎接“秋收暴动”。据老工人回忆：农历七月二十，毛主席召集安源俱乐部的工人代表及骨干二百多人开会，号召工人们起带头作用，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把土地和政权拿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里，要以革命为根本，不要考虑家眷，牛羊。在毛主席武装斗争思想的指导下，安源工人和萍乡农民共三千多人，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秋收暴动”基本力量。

八月十五日（中秋），安源工人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暴动了！”他们打萍乡，攻下醴陵，在浏阳一战，因为反革命力量强大，队伍被包围，安源工人前赴后继，作了重大的牺牲，杀出重围，在文家市与毛主席会师。毛主席说：现在城市敌人的力量很强大，不应再向城市进军而应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毛主席不顾当时党中央错误领导的反对。整编了队伍，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带领着安源工人上了井冈山。

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李立三路线的指导下，强迫毛主席进攻长沙。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毛主席坚决抵制，带领红军重回井岗山。他率领部分红军来到安源，进行为时五天的休整、扩军，告诉工人红军力量小，失败是暂时的，不要害怕反动派，要坚决起来作斗争。并且慰问烈士家属，发抚恤金。号召工人参加红军。由安源工人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工兵连”诞生了。

这就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光辉历史。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安源工人绘下的光辉历史。他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指导下，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核心作用和领导作用。这就是安源工人在革命的每一个要紧关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之下，作“义无返顾的坚决斗争”所创立下的光辉史诗。

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虽然几乎到处都有，但潮流总是在前进，而把

一切绊脚石抛在后头。革命人民将抛开沾污历史的老牌机会主义者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

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批《燎原》调查组

黑电影《燎原》的吹鼓手和总后台（摘录）

一

红色的安源工人运动，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百忙中，总是亲自来到安源，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来的。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武装了英雄的安源工人。红色的安源，是一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史诗。江青同志曾经说过：《燎原》可以拍，因为是毛主席领导的。

但是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篡改历史，在他们策划的初稿本里，完全用真名实姓，吹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把这个安源最大的工贼，描写成了直接领导安源大罢工的领袖，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在陪衬的地位出现。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剧有二十一处提到毛主席。

剧本送到了天马电影制片厂（那时候还是江南厂，后来併入天马厂），一伙牛鬼蛇神立刻提出所谓“领袖不能有两个”的理由，把毛主席推到了更加次要的地位去。原作者修改了几次，结果砍掉了三分之一，剧中提到毛主席只剩下七处。

天马厂策划《燎原》的，全是一批牛鬼蛇神，编剧李洪辛，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文人，导演顾而已，是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大资本家。毛主席说得多好啊：“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牛鬼蛇神，你就必然歌颂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而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剧本一到他们手里，立刻大砍大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第一稿里面，

就由原来七处大砍后，剩下一处，我们把这最后的一处摘抄如下：

秋英家，支部会议在紧张地召开，大家在罢工口号问题上争论不休，想不出好办法。陈振云转身问雷焕觉："老雷，你的意见呢？"

雷焕觉正在专心地看一张照片……

杨标："这是你哥哥吗？"

雷焕觉："他比亲哥哥还亲，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陈振云接过来看："这不是毛润芝先生吗？"

"啊！"猛子连忙接过去。刘德平也急忙巴过身子来看。

雷焕觉："他就是毛润芝同志，领着我们在干。"这时，外面敲门，秋英送来一封信："长沙来的。"雷焕觉如饥如渴地读信。脸色开朗，充满信心，把信递给陈振云。

陈振云念信："在组织罢工斗争时，必需争取最广泛的社会同情，使全体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为此，我拟了一个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你们看合适不合适……毛润芝。"

全剧仅有这么一处提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也给他们删去了，他们要干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二

《燎原》本是一部"群众业余创作"，原来厂里也并不怎么重视的。后来，突然热起来了，变成了一部"特殊性的重点片"，天马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自"挂帅"，反动文人原电影局局长张骏祥亲自来当"撑舵"导演，厂里为它准备优先条件，局里专门成立历史资料的指导小组，大批反动学术"权威"源源地往里塞，社会上一些"大人物"都亲自出来过问了，一时好不热闹！

原来，"祖师爷"登场了——夏衍亲自来抓《燎原》的创作。这个反党的干将来到上海，就把剧中毛主席的形象全部地去掉了。六〇年六月十三日他在东湖饭店接见创作人员，发了许许多多的黑指示。在结束的时候，他着重"叮嘱"了二句话：

"毛润芝先生不提。"

"定稿后送中宣部。"

这两句话漏了天机，就是说，夏衍不是平白而来，有阎王殿“中宣部”为背景。就这样，从旧中宣部到旧市委宣传部，从江西省委到萍矿党委，从社会上的“杂家”到电影厂的“名流”，层层黑线连接起来，一起投入精心策划《燎原》。

应当指出的是，他们这一伙如此大规模的阴谋活动，都是瞒着上海市委柯庆施同志的。直到影片完成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说：什么时刻拍的这部片子？我怎么不知道？这一伙反党分子们，就是这样阴谋活动，狗胆包天！

一些牛鬼蛇神遵照夏衍的“指示”，马上就把剧中提到毛主席的一律砍去了。一九六一年三月，夏衍第二次把他们叫到东湖饭店，大大地赞扬了他们的反党勇气，说道：“毛润芝的戏去掉了，很好！”

人们不禁要愤怒地责问：他们为什么如此仇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如此吹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妄图用文艺为武器，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准备。

可是，赤裸裸地反党，他们知道是行不通的，他们又搬出一套所谓“艺术”的幌子，他们说：要容许“艺术虚构，不是写历史”。“要跳出安源那个框框”。他们以为这么一说，就可以掩盖他们的罪恶阴谋了。好象他们写的“雷焕觉”，只是一个虚构的“党的形象”，并不是有意塑造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偶象。

这是道道地地的一派胡言！

什么“艺术虚构，什么不是写历史”！在原剧本上，不是明明写着真人真事么？不是明明一稿一稿地把毛主席的形象砍去了么？留下的是谁？当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了。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使观众不至于把雷焕觉当成毛主席的形象，夏衍还指示在剧本里设计了一个长沙书记部，这一加，用心甚为险恶，就是说，毛主席是在书记部工作的，安源大罢工是在安源工作的人领导的，当然与毛主席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夏衍是供认不讳的，以后谈到《燎原》，他不是称之为“传记题材的影片么？”

什么“艺术虚构而不是写历史”！旧江西省委在布置剧本的时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么：“安源大罢工是刘少奇领导的，前几次都没有写好，这次你

们一定要把他写好。”天马厂和社会上一切策划《燎原》的牛鬼蛇神们，不是明确地要塑造“刘少奇领导的工人运动么”，不然的话，你们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到安源去“了解历史，体验生活”呢？夏衍更是直言不讳，极尽全力地要为他总后台刘少奇树碑立传。从他几次在东湖饭店接见创作人员时的黑指示里摘抄几句，便足以戳穿“艺术虚构”的幌子：

“毛主席的早期思想，刘少奇身上都有。”

“刘少奇是最能体现主席思想的。”

“他敢于蔑视敌人，高瞻远瞩，相信未来。”

“他应该平易近人，又光芒四射，头上好象有光圈一样。”

“本子很好，但定要搞得好，不论提名不提名，人们都知道，是少奇领导安源工人斗争的。要搞些力量进去，拍出来向党献礼。”

够了！问题是再明白也没有了，所谓“艺术虚构，不是写历史”，统统是幌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树碑立传，才是他们始终不移的目的。

夏衍给雷焕觉——刘少奇总结了十六个字：“平易近人，精明强干，高瞻远瞩，不怕困难。”

任何“有损于雷焕觉的地方”，都要改写、重拍。甚至在片子快要完成的时候，又提出“优质”的口号，进行“全面修改”，凡是涉及到雷焕觉的戏，都重拍了。

本来全剧是以易猛子为中心来写的，根据夏衍的指示，“以雷焕觉教育猛子，猛子成长为纲，猛子与各人的关系为目，纲举目张。”于是改成雷焕觉为中心。为了拔高雷焕觉，夏衍嫌另一个党的形象陈振云太高大，于是指示把陈设计成叛徒，（在下集里陈果然成了叛徒），大厅谈判，是雷焕觉最光辉的一场，本来已经拍好，是在工人冲入谈判大厅，才迫使资本家被迫同意签字。这当然就有损于“孤胆英雄”的形象，结果重拍，改成了由雷焕觉唇枪舌剑而取胜，才算淋漓尽致的突出了刘少奇。最后结尾，本来是雷焕觉离开了，夏衍指出由雷焕觉演说作结，以显示刘少奇“展望未来”的目的。……就是这样！一方面不断地贬低毛主席，直到最后全部抽掉，一方面不断地拔高刘少奇最后把这个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大刽子手塑造了一个救世主那样的人物。如此卑鄙！如此恶毒！如此猖狂！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

《燎原》一出来，立刻受到极大规模的宣传，不仅吹捧的文章遍及全国，而且把它评为“百花奖”，让它出国，到苏联去，到日本去，到亚非拉去。“雷焕觉”到处在叫：“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一伙一贯致力于吹捧洋、名、古、修的“大人物”们，如此大肆吹捧这部“反映工人运动”题材的影片，这确实是破天荒的。而且夏衍还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说道：“对于《燎原》的宣传太少了。”

这一伙人，搞了《燎原》，意尤未尽，还要搞下集《大泽龙蛇》，在下集里，更为恶劣的是，把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也算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帐上了！夏衍得意地说：“《燎原》下集比上集还要好！”

利令智昏的这一伙人，以为时机到了，只要他们不断地篡改历史，就可以用“蚕食政策”，把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逐步抹掉，直到他们的总后台篡夺全党的领导权，国内外一配合，整个中国就可以改变颜色了！正告你们这伙牛鬼蛇神，你们不过是白日做梦！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打破了你们的黄粱美梦，揭穿了你们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终于被揪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要再接再励，乘胜追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东方红联合战斗队

（本文摘录“一幕篡党的活剧”）